

中华大方略全书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名家舌辩智谋全书

智慧宝鉴

命形命色各用
指也天下所无
实以实其所实

故曰白马非马
物也天下所有
出其所位非位



中华大方略全书

1115131

中华大方略全书

名家舌辩智谋全书

曹冈 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 111513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目 录

迹府 (1)

◇且欲师之者，以智与学不如也。今使龙去之，此先教而后师之也；先教而后师之者，悖。

◇公孙龙哲学的影响和地位

◇公孙龙的哲学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

◇名实一致，言行切实的诡辩家

◇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

◇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

◇公孙龙的知性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确定性

◇秦楚丹阳之战 (16)

◇齐魏马陵之战 (16)

◇秦赵长平之战 (17)

白马论 (37)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形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公孙龙看到了特殊与一般的差异性

◇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

◇名家的见解一针见血 (52)

◇烛之武退秦师 (53)

◇吕相的伐秦檄文	(54)
◇子产义正辞严地发了一通议论	(56)
◇子革三答	(57)
◇祭公的论述	(59)
◇八面玲珑	(61)
◇召公贴切的比喻	(63)
◇周襄王的答复棉里藏针	(64)
◇辩士胜法家	(65)
◇不可墨守成规	(68)
◇单襄公的预言	(69)
◇绝妙的讽刺	(71)

指物论 (73)

- ◇公孙龙论述存在与思惟的关系
- ◇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
- ◇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

◇敬姜训子	(81)
◇说客的真本事	(82)
◇王孙圉对赵简子的讽刺	(84)
◇活学活用	(85)
◇诸稽郢委婉动听的求和辞令	(86)
◇荀息的分析诙谐周密	(87)
◇韩非的辩才	(89)
◇辩士的发家史	(90)
◇精辟透彻的一场辩论	(93)
◇策士的胆识和口才	(95)
◇夹缝中求生存的艺术	(97)
◇幽默生动的讽谏	(98)

通变论 (100)

◇通变论，顾名思义，就是论述通达变化的道理。

◇公孙龙关于事物变化道理的专论

◇材不材，其无以类，审矣！举是乱名，是谓狂举。

◇纵横捭阖的策士形象 (117)

◇精诚所至，顽石为开 (119)

◇庄宰用一系列生动形象的事物作比喻 (121)

◇鄙食其以利害打动人心 (122)

◇触蓍善于揣摩人主的心理 (123)

◇鲁仲连义正辞严的雄辩 (125)

◇唇枪舌剑唐睢折服了秦王 (129)

◇将军的辩白 (130)

◇李斯的慷慨陈词 (133)

◇司马迁的议论文 (135)

◇王朴攻取之道 (137)

◇失一士而国亡 (138)

坚白论 (141)

◇公孙龙主张“离坚白”，即把概念之间的差别绝对化。

◇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谓之离。一一不相盈，故离。
离也者，藏也。

◇黄歇动听的计策 (153)

◇辩家的风采 (156)

◇人重而权轻 (158)

◇子贡堪称能言善辩 (161)

◇淳于髡亦庄亦谐	(164)
◇张仪的连横策略	(166)
◇邹阳的辩解信	(170)
◇说客宇文述	(174)
◇赵高话少胜李斯的话多	(176)
◇引古证今路温舒的说服力	(179)
◇莫敖子华的一番论说	(182)
◇饮鸩止渴之计	(184)

名实论

(185)

- ◇名、实关系问题是公孙龙哲学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
- ◇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
- ◇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

◇苏代的一番话	(191)
◇陈轸的策略	(193)
◇道理胜过辩辞	(194)
◇谋士蒯通的绝妙计策	(197)
◇甘茂的推论情理俱佳	(200)
◇善于出谋划策的人	(201)
◇讲道理的作用	(203)
◇言语恳切诚挚的李泌	(204)
◇辩士要为自己争取机会	(206)
◇天下雄杰善辩之士蔡泽	(208)
◇精心策划的分析	(212)

迹府

【章旨】

本篇是后人收集有关他的言行事迹，编纂的公孙龙传略。王琯说：“原文非龙自著，似由后人割裂群书，荟萃而成。”“迹”是事迹，“府”是聚藏；“迹府”就是事迹汇编或传略。文中先对公孙龙做了简要介绍，然后通过叙述他与孔子后代孔穿的辩论过程，揭示出他的善辩才能及其主要论点。开篇第一句说：“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这“六国”两字，是秦以后人对“战国时期”的称呼，庞朴说：“它的编成年代，不早于秦的统一。”可证它的编成年代，当是秦的统一之后。作为一篇传略，它重在记言，所记的当然是最主要的言论。无疑，这是一篇重要史料，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公孙龙哲学在他的时代所产生的影响和所处的地位。因而，《迹府》篇虽非公孙龙手笔，文章也有明显的重复等缺陷，但它既是后人辑录的文字，仍值得重视。

【原文】

公孙龙^{〔1〕}，六国时辩士也^{〔2〕}。疾^{〔3〕}名实^{〔4〕}之散乱^{〔5〕}，因资材之所长^{〔6〕}，为“守白”之论^{〔7〕}。假物取譬^{〔8〕}，以“守白”辩，谓白马为非马也。白马为非马者，言白所以名色^{〔9〕}，言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则形不当与，言形则色不宜从^{〔10〕}，今合以为物，非也^{〔11〕}。如求白马於厩中，无有，而有骊色之马^{〔12〕}，然不可以应有白马也^{〔13〕}。不可以应有白马，则所求之马亡矣^{〔14〕}；亡则白马竟非马^{〔15〕}。欲推是辩，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16〕}。

龙与孔穿会赵平原君家^{〔17〕}。穿曰：“素闻先生高谊，愿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马为非马耳^{〔18〕}！请去此术，则穿请为

弟子。”

龙曰：“先生之言悖^[19]。龙之所以为名者^[20]，乃以白马之论尔^[21]！今使龙去之，则无以教焉。且欲师之者，以智与学不如也^[22]。今使龙去之，此先教而後师也；先教而後师之者，悖。

“且白马非马，乃仲尼之所取^[23]。龙闻楚王张繁弱之弓^[24]，载忘归之矢，以射蛟兕於云梦之圃^[25]，而丧其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人遗弓^[26]，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闻之曰：‘楚王仁义而未遂也^[27]。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异‘楚人’於所谓‘人’。夫是仲尼异‘楚人’於所谓‘人’，而非龙‘白马’於所谓‘马’，悖。

“先生修儒术而非仲尼之所取^[28]，欲学而使龙去所教，则虽百龙，固不能当前矣^[29]。”孔穿无以应焉。

公孙龙，赵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叶也^[30]。穿与龙会。穿谓龙曰：“臣居鲁，侧闻下风，高先生之智^[31]，说先生之行^[32]，愿受益之日久矣，乃今得见。然所不取先生者，独不取先生之以白马为非马耳^[33]。请去白马非马之学，穿请为弟子。”

公孙龙曰：“先生之言悖。龙之学，以白马为非马者也。使龙去之，则龙无以教；无以教而乃学於龙也者^[34]，悖。且夫欲学於龙者^[35]，以智与学焉为不逮也^[36]。今教龙去白马非马，是先教而後师之也；先教而後师之，不可。

“先生之所以教龙者，似齐王之谓尹文也^[37]。齐王之谓尹文曰^[38]：‘寡人甚好士，以齐国无士^[39]，何也？’尹文曰：‘愿闻大王之所谓士者。’齐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则忠^[40]，事亲则孝^[41]，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可谓士乎？’齐王曰：‘善！此真吾所谓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可得也^[42]。’

“是时齐王好勇^[43]。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广庭大众之中，见侵侮而终不敢斗^[44]，王将以为臣乎？’王曰：‘钜士也^[45]？见侮而不斗，辱也！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尹文曰：‘唯见侮而不斗^[46]，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为士也然^[47]。而王一以为臣，一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非士乎？’齐王无以应。

“尹文曰：‘今有人君，将理其国^[48]，人有非则非之^[49]，无非则亦非之；有功则赏之，无功则亦赏之，而怨人之不理也^[50]，

可乎?’齐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窃观下吏之理齐^[51],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国,信若先生之言,人虽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与^[52]?’

“尹文曰:‘言之敢无说乎?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见侮而终不敢斗,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斗者,辱也。”谓之辱,非之也。无非而王非之^[53],故因除其籍,不以为臣也。不以为臣者,罚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且王辱不敢斗者,必荣敢斗者也;荣敢斗者,是而王是之,必以为臣矣。必以为臣者,赏之也。彼无功而王赏之。王之所赏,吏之所诛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赏罚是非,相与四谬^[54],虽十黄帝^[55],不能理也。’齐王无以应。

“故龙以子之言有似齐王。子知难白马之非马,不知所以难之说,以此,犹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类。”

【注释】

〔1〕公孙龙:姓公孙,名龙,传说字子秉。生卒年约当公元前三二〇~前二五〇年。战国末期赵国人。

〔2〕辩:指擅长辩论的人,或称“辩者”,是古代对名家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通称。《说郭》本作“辨”,下同。

〔3〕疾:厌恶,憎恶,取“疾恶如仇”之意。

〔4〕名:指事物的概念、称号;实:指客观存在的事物。详见《名实论》。

〔5〕散乱:混乱。

〔6〕因资材之所长:凭借自己善辩的才智。资材:《绎史》本作“资财”。

〔7〕为“守白”之论:为:作,造,创立之意。“守白”之论:指公孙龙在其《白马论》与《坚白论》中分别阐发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的观点。守白:坚持白之为白。

〔8〕假:借用。物:具体事物。取譬:即采取比喻的方法。

〔9〕所以:用来。名:《白马论》篇作“命”,下句同。又,《说郭》本“名色”后有“也”字。

〔10〕与:参加、附着,此处作“加上”讲。从:参与、跟随,此处作“带上”讲。

〔11〕合以为物:指如果把“白马”等同于“马”,则是把

马的形体与其颜色混淆成一个东西了。非：当“不对”讲。

〔12〕骊色：纯黑色。

〔13〕应有白马：《绎史》本无“有”字。

〔14〕亡：通“无”。

〔15〕竟：毕竟、终究。

〔16〕以正名实：用来纠正名实混乱的状况。化：开导、教化。

〔17〕孔穿：战国时鲁国人。生卒年约当公元前三一五~二六二年，字子高。他是孔丘的六代孙。王肃《孔子家语·后序》说：“子高名穿，著儒家语十二篇，名曰《谰言》。”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有《谰言》十一篇，原注：“不知作者，陈人君法度。”颜师古说：“说者引《孔子家语》云孔穿所道，非也。”按：王肃说是没有根据的。

〔18〕高谊：品德高尚。谊：通“义”，可当“品德”讲。耳：《说郭》本作“尔”。

〔19〕先生：指孔穿古以“先生”为敬辞。悖：荒谬。

〔20〕为名者：《说郭》本无“者”字。

〔21〕白马之论：指关于白马异于马的论点。尔：《说郭》本作“耳”。

〔22〕智与学：智能与学识。

〔23〕仲尼：是孔丘的字。

〔24〕楚王：应为春秋末期人，详不可考。楚：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之一，疆域在今湖北、湖南一代。

〔25〕圉：《绎史》本所“圉”。

〔26〕楚人遗弓：“人”字各本多作“王”，据《绎史》本改。

〔27〕仁义：均为道德范畴。仁：按孔丘的解释是“仁者爱人”，即所谓爱一切人。义：即所谓不计私利。

〔28〕修：学习、遵循。儒术：指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非：非议、反对。

〔29〕所教：指赖以教导人的学术观点。虽百龙：即使才能百倍于公孙龙。固：当然。

〔30〕客：食客、门客。指寄居于贵族豪门，帮闲划策的文人学士。孔子之叶：孔丘的后代。

〔31〕侧闻下风：在下面恭听着有关的传闻。高先生之智：

钦敬先生的智能。

〔32〕说：通“悦”。

〔33〕此句《说郭》本作“独不取先生之言耳”。

〔34〕乃：在这里用作转折词。

〔35〕於：守山阁本作“而”，误。

〔36〕以：由于、因为。焉：同“则”。不可破句而读。不逮：不及。

〔37〕齐王：据《吕氏春秋·先识览》所载，应为齐湣王。齐：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之一，疆域主要在今山东境内。

〔38〕尹文：齐湣王时名家学派的著名人物之一，曾与宋钲等同游于齐稷下，主张“见侮不辱”。

〔39〕以：守山阁本等作“而”，俞樾《俞楼杂纂》校作“如”。

〔40〕事：侍奉。忠：是一种伦理观念，一般指由一定的阶级利益出发，能以尽职尽责的良好品行。

〔41〕事亲则孝：旧指尽心奉养父母，又能服从父母意志的行为。亲：父母双亲。孝：伦理道德观念之一。

〔42〕不可得：《说郭》本无“可”字。

〔43〕是时：此时。好勇：提倡勇敢。

〔44〕见：引申作“受到”。侵侮：指侵犯人权或进行人身攻击之类不正当的行为。斗：搏斗、还击。

〔45〕钜：孙诒让《札迻》谓与“诂”通。意为“岂”、“怎么”，表示反问。

〔46〕唯：与“虽”通，《吕氏春秋·正名》，《孔丛子·公孙龙》并作“虽”。

〔47〕《吕氏春秋》于“其”上有“是未失”三字，俞樾据补，以“然”字属下读。

〔48〕将理其国：其要统治他的国家。将：与“其”同义。理：《吕氏春秋》作“治”，唐人避讳改。

〔49〕人：《吕氏春秋》作“民”，亦为唐人避讳改，下并同。非：过失、过错。

〔50〕不理：不可治理。

〔51〕窃观下吏：《说郭》本作“窃闻王”。窃观：不完全的观察。

〔52〕意未至然与：估计还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吧。俞樾云：《吕氏春秋》作“意者未至然乎？”

〔53〕非：《道藏》本作“辱”，依文意从俞樾说改。

〔54〕相与四谬：指赏、罚、是、非这四项做法，都是错误的。《孔丛子》作“相与曲谬”，误。照“四谬”指赏、罚、是、非。《韩非子·五蠹》有“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取、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与此极似，可证。

〔55〕黄帝：传说为我国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姓姬，号轩辕氏、有熊氏。

【译文】

公孙龙是战国时期以善辩著称的人。他非常厌恶当时名不符实的混乱状况，凭借着自己才能的特长，提出了“守白”理论。他假借实物作比喻，以“守白”作为论据进行论证，以说明白马不等于马的道理。所谓白马不是马，是说白乃用来命名颜色，马乃用来命名形体。颜色不是形体，形体也不是颜色。所以说，谈颜色就不应该加上形体，谈形体也不宜带上颜色；现在有人把颜色和形体混为一物，那是不对的。譬如到马棚里去找白马，发现那里没有白马，只有纯黑色的马，这就不能说有白马在其中。既然不可以算是有白马，那么所要寻找的马就没有了。既然没有了，那么白马也就不是马了。他就是想要推广这种论辩，以便纠正名实问题上的混乱，从而教化天下的人们。

公孙龙曾与孔穿在赵国的平原君家中相遇。孔穿说：“我一直仰慕先生的道德文章，所以早就想做你的学生，只是不敢赞同先生的白马不是马的学说！请放弃这个说法，而我孔穿愿当你的学生。”

公孙龙说：“先生这种说法是非常荒谬的。我之所以出名，正是凭着这白马之说才闻名于世。如今你要我放弃它，那就没有什么可以教的了。而且，要拜他人为师的人总是因为才智和学问不如别人。你想迫使我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是先来教育我而后才拜我为师；先来教育我而后拜我为师，这有悖于情理。

“况且白马非马的说法，也是仲尼所采用过的。我曾听说，

当年楚王用良弓载好箭，射猎于云梦园林之中，却不慎将弓丢失了。随从们请求去寻找，楚王却说：“不必了。楚国人丢了弓，楚国人拾了去，又何必寻找呢？”仲尼听到后说：“楚王虽仁义但不彻底。只要说人丢了弓，让人拾到就可以了，又何必再多说什么楚呢？如此说来，仲尼是把‘楚人’和‘人’区别开来的。所以，你既然肯定仲尼那‘楚国人’不同于所谓‘人’的提法，却否定我把‘白马’和‘马’区别开来的说法，这是错误的。”

“先生遵奉儒家的学术，却反对仲尼所赞同的观点；你想跟我学习，却又要迫使我放弃授教的观点。这样，即使有一百个我这样的人，也是无法与你谈论问题的。”孔穿无可回答。

公孙龙是赵国平原君的门客，孔穿是孔子的后裔。孔穿与公孙龙相遇。孔穿对公孙龙说：“我住鲁国，在下边久闻先生的声誉，极为仰慕先生的才智，敬佩先生的德行，早就想做你的学生，好不容易今日才得见面。不过，我有一点儿不敢赞同于先生的，就是你那白马不是马的学说。请你放弃白马非马的学说，我就请求做你的门徒。”

公孙龙说：“先生所言极为荒谬。我的学问，就在于认为白马不是马。你让我放弃它，我就没有可用来教你的了；让我没有什么可教的了，你才愿意向我学，这是荒唐的。况且，凡向我学习的人，是由于才能和学识不及我的缘故。现在你却叫我放弃白马不同于马的学说，这是先来教我，而后才打算拜我为师。先来教我而后才拜我为师，这是不可以的。”

“先生这样教导我，就好像当年齐湣王问尹文的话一样。齐王曾经对尹文说：‘我很喜欢士人，可是齐国没有士人，这是为何？’尹文说：‘我想知道大王所说的士人是何等样人。’齐王无可回答。尹文说：‘比如现在有这样一个人，他侍奉君主很忠诚；侍奉父母很孝顺；与朋友交往讲信用，和邻里相处很和睦；具备了这四种德行，可以说是贤士吗？’齐王说：‘好！这正是我所说的士人了。’尹文说：‘大王如果得到这样的人，肯用他做为卿臣吗？’齐王说：‘这是我求之不得的呀！’

“当时齐王正提倡勇敢。于是，尹文说：‘假使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欺侮而始终不敢进行斗争，大王还会用他为臣吗？’齐王说：‘这岂能是贤士？受到欺侮而不斗争，本身就是

耻辱啊！甘受耻辱的人，我是决不用他作臣的。’尹文说：‘虽然受到欺侮而不搏斗，但并没有失去那四种德行呀。既然这个人未丧失其四种德行，那么他仍是士人。但是，大王一忽儿要用他为臣，一忽儿又不要用他为臣，那么请问：刚才所说的士人，难道又不算士人了吗？’齐王无话回答。

“尹文说：‘现在有个君王治理他的国家，人家有过错他要处罚，没有过错也处罚；对有功劳的人便给奖赏，对无功劳的人也给以赏赐。他这样做了，反而埋怨人民不好管理，对吗？’齐王说：‘不对。’尹文说：‘我看你下面的官僚就是用这种方式治理齐国。’齐王说：‘我治理国家，如果真像先生所说的那样，人民即使管理不好，我也不敢埋怨的；不过，我想还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

“尹文说：‘我说话难道能没有根据，是信口开河吗？大王的法令明文规定：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判刑。结果有人因害怕触犯大王的法令，受到欺侮也始终不敢起来搏斗，这种忍辱的态度，也无非是为了维护大王的法令。而大王刚才却说：“受到欺侮而不搏斗，多么耻辱啊。”说它是耻辱，就是宣布它是错误的。本来不是错误而大王却认为是错误，因而开除了这种人的官职，不用他为臣。不用他为臣，就是惩罚他。事实上这是其无罪过而被大王妄加惩罚罢了。而且，大王既然羞辱不敢搏斗的人，那一定会表彰敢于搏斗的人；而表彰敢斗的人，就是肯定他们的行为是正确的。本来不正确而大王却认为正确，必然要用这种人为臣了。必然要用他为臣，就是奖赏他。那是无功而大王却加以奖赏。大王所奖赏的，正是官吏所诛罚的；上面认为正确的，也恰好是法律上所要否定的行为。一个国家，如若其赏、罚、是、非这四方面相互错乱，那即使人君有胜于黄帝十倍的才能，也不可能治理得好啊！’齐王听后无话可说了。

“因此，我认为你的话有些像齐王。您只知道要反驳白马不是马的说法，却不知道用以反驳的论据，这就好像齐王只知道喜欢士人，而不知道怎么识别真正的士人。”

【解读】

《公孙龙子》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部奇书。它所以被称为“奇”，自然是因为它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正统的和主导的学

说格格不入。一般来说一种思想观念的形成，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这种情况本身就说明如果囿于传统哲学的眼光，我们是无从见出它的真面目的。反过来说，我们要想了解一种思想观念的真谛，一个哲学思想家的真正本质，也只有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才有可能；特别是对公孙龙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及其思想，如果我们仅是从个人的好恶与理解出发，恐怕很难求得统一的认识。所以只有换一种眼光，我们才能重新“发现”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有必要详细剖析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公孙龙个人的生活经历，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孙龙的思想。这就像我们在黑暗中需借助红外线才能“看见”物体一样。当我们用西方哲学、尤其现代西方分析哲学的观点来看待它，或者说以之为构架，把它放在其中加以重建时，我们发现，它的哲学实在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思辨的分析哲学体系。当然，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形成还必须建筑在原有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后面还详尽考察了春秋战国以来，特别是孔子、老子、墨子等人的有关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公孙龙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与延伸，是怎样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历代说公孙龙的“白马论”是形而上学反辩证法和诡辩，实在是一种误解。这是因为不知道它是一种语言哲学而产生的误解，因为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关于知性的哲学而产生的误解。公孙龙的哲学和差不多时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西方哲学的历史基础和逻辑生长点——颇多相似之处，而且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不少思想可以在它那里找到胚芽。

公孙龙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该时期正是我国古代社会历史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从公元前七七一年东周建立到公元前四〇三年赵、魏、韩三家分晋为“春秋”时代；这时周天子虽在，但实际上已仅处于一个普通小领主的地位。后一个阶段称“战国时代”，由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二一年，这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进行所谓“合纵”、“连横”，最后统一于秦。另外在阐明《公孙龙子》的哲学是一个思辨的分析哲学体系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先探讨一下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这里讨论的目的而言，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遭到厄运，这本身反映了一种

对它的观点，因而从反面提供了对它的认识。

公孙龙生活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铁器应用于农业，就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春秋前期，齐国已有冶铁业和使用铁制农具。春秋晚期，齐国已普遍使用铁器，凡“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铽”，“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其它国家也有冶铁的记录。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赵鞅向民间征收铁作为军赋，铸成有范宣子所作刑书的刑鼎。可见晋国民间普遍藏有铁器。南方越国，“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装炭，金铁刀濡，遂以成剑”，春秋晚期吴国墓中出有锻铁条、生铁丸各一件，长沙春秋战国之际的两座楚墓中也发现匕首、小铁刀各一件，证明至晚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晚期，黄河和长江流域普遍使用了铁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沙一座春秋晚期墓中，出土一把用中碳钢制成的剑，说明当时不仅会冶铁，而且初步掌握了炼钢技术。铁器的广泛应用，比青铜器更利于开辟荒山野岭，凿渠造田。公元前四八六年，吴国开凿了邗沟，使长江同淮水沟通，既有利于农田灌溉，又方便了水上交通。楚国的芍波也是在这个时期兴修的。

这时牛耕也进一步推广。《国语·晋语》中有“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的记载。晋国一个大力士名牛子耕，孔子弟子司马耕，字子牛。牛与耕相连用做人称，说明牛耕已是常见的现象。

铁农具的应用和牛耕的推广，标志着生产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它为形成个体的、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提供了物质条件。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所有制发生变化。一些奴隶主贵族利用铁制工具和牛耕技术，驱使奴隶开辟荒地和森林地区，作为私田。最初，私田不受王室和诸侯的干预，也不纳税，因而日益发展，公田也逐渐转化为私有。各级奴隶主争夺土地的斗争，就是土地所有权变化的反映。据《左传》记载，周天子同诸侯卿大夫争田，诸侯之间争田，诸侯同卿大夫争田，卿大夫之间也争夺土地。在相互争夺土地的过程中，土地私有制发展了，买卖土地的限制被冲破，甚至某些边远地区也出现“土可贾焉”的现象。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的阻碍。井田上的劳动力大为减少，杂草丛生。一些卿大夫等下层奴隶主

为了吸引劳动力，提高生产者的生产兴趣，便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逃亡的奴隶耕种，强迫他们缴纳大部分收获物作为地租，并无偿地服劳役。在这种剥削方式下，出租土地的剥削者已经不再是奴隶主，而是封建地主；租种土地的被剥削者也不同于过去的奴隶，而是农民。这就形成了新的封建制生产关系。与此同时，还出现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和雇农。劳动者身份的改变，无疑将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

与农业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工商业部门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诸侯的城堡，开始发展成为初期的城市。战国时，万家之邑，已很平常，齐国的都城临淄，拥有七万户，魏国的大道上，马车昼夜不停，当时繁荣殷富的情形可以想像。商业的发达引起了货币的需要。货币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但到战国时铸币才普遍。商业城市都有自己铸造的货币，现在能够考出的地名不下二百多处。

跟着生产力的进步，地方经济普遍得到发展。西周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是渭水流域。到春秋时，齐今山东、晋今山西、郑今河南中部、宋今河南东部、秦今陕西、楚今湖北等诸侯国的经济都发展起来，整个黄河流域变成了经济繁荣的地区。春秋末年，吴今江苏、越今浙江争霸，长江下游的国家，也卷入了周朝的经济体系之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发展的总倾向，是从割据走向统一，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要求废除贵族割据，建立统一的政权，同时采取新的统治制度，分封制逐渐地被郡县制所取代，郡守、县令由国王委派，对国王负责，为了维系财政收入也改变了赋役和赋税制度，在法律上承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具体来说，社会大变革所引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到分散成众多的诸侯国到统一的大帝国。

西周最后的一个王叫幽王，被犬戎杀死。幽王的儿子平王于公元前七七〇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护卫下，迁都洛邑，因此平王以后的周朝被称为东周。周平王东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它不仅标志着周王室从此已失去对诸侯的统治，也